

目錄

《誰來定義”女子”人才》	1
《QUANTUM QUEEN》	2
《牛奶鍋》	5
《完美人妻 PERFECT WOMEN》	7
《培德路 9 號》	8
《索求》	9
《愛。重來》	10
《不，歧視存在》	11
《性別，平不平》	13
《花落》	15
《一張桌子・兩個故事》	17

《誰來定義“女子”人才》

保溫冰

這次性別平等微電影競賽，投稿相當踴躍。綜觀參賽作品，也一定程度反映國人對性別平等議題的認知，繼而激發影像創意為之發聲的熱情。

從眾多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勇奪第一名的作品《誰來定義“女子”人才》。一反男人打壓女人這眼熟的使力點，「女」、「子」二字，一語雙關，透過「女人何苦為難女人」的概念貫穿全片，節奏緊湊、明快、富喜感，是一部女人關起門來說清楚講明白的佳構。

稀鬆平常不過的「面試」為劇情切入點，卻開展得相當不俗。顯而易見，編導對角色頗有獨到見解，簡簡單單三種角色屬性，放進一個極簡的、類似「舞台空間」的場域裡，辯證「女性」之於「生涯」，由霸氣、霸道，到兩難、妥協的多種鮮明層次。

其中，幾位演員的表演相當成功，諸如造型、念白、出退場的設計，都看得到匠心獨運之處。比方最搶眼的魔鬼女總裁「蕭強」一角，除了咄咄逼人的連珠砲偏見教人目瞪口呆，其手指撫摸皮椅那事業有成洋洋得意的心靈風景速寫，細處舉措巧妙烘托神韻，簡直辣出熱氣來——足證微電影不僅是「微縮」，也可以「入微」。

本片另一特色，是將場面調度的聲音元素玩到盡致，又適時發揮點睛功能，像計時器音效就耐人尋味的兼具既催化氣氛，又予以女性潛在宰制的有效象徵。穿插若干罐頭笑聲，則有效調劑影片達成乘載訊息的要務。

又如幾題令人噴飯的智力測驗，雖然明顯取自網路笑話，但一經巧妙運用，便適收反諷。譬如第五題提到：「一個小孩和一個大人在漆黑的夜晚走著路，小孩是大人的兒子，大人卻不是小孩的父親，請問為什麼？」答案：「那是小孩的母親。」一問一答收得俐落莞爾，不偏不倚賞了「大人即男人」普世印象一記耳光，堪稱扣題得舉重若輕。微電影就應該這樣，不故作高姿態，親民地將鄉民文化擺對地方，照樣能賦予新意，深得人心。

當然，任何一個主題，都不可能沒有背景襯為底色，《誰來定義“女子”人才》其職人劇的副標，就夾帶諸多職場生態：婚假、產假、育嬰假……等或大或小的議題。其中，對白編寫以簡馭繁的技巧就格外重要。就這一點來講，本片表現也還算稱職。

此外，本團隊很可愛的在片尾花絮穿插 NG 鏡頭，又為編導團隊的品牌，做了一個有趣的推廣，誰說競賽作品不能順便自我行銷？又或者說，任何議題、口號，都可以嚴肅，也可以舉重若輕。

倘若真要吹毛求疵一下，《誰來定義“女子”人才》這個片名，儘管帶有雙關趣味，但念起來不夠酷炫、活潑，或可再修正，以貼合影片卡通化的調性。

《誰來定義“女子”人才》規模、動員不是最有份量，甚至主題揀選也並非最先聲奪人，證實這是個用「說法」無本創業的時代，再俗常的素材，說得好，贏家就是你！

《Quantum Queen》

喬治鏘

《Quantum Queen》的第一個鏡頭效仿了《穿著 Prada 的惡魔》(The Devil Wears Prada, 2006)，女主角將浴室鏡子的水氣擦掉，準備開始自己嶄新的一天，象徵本片女主角和該片女主角一樣，都對自己的專業和未來懷抱強大的野心。

女主角在上班途中與男友通話：「喂，阿寬喔，有啊，我要值班，我不是早就跟你講過了嗎？我今天回去應該很晚了，不能跟你去約會啦，我等一下再打電話給你啦。」這種在兩性關係中的強勢，表現出她不為愛情犧牲事業的態度。

到達研究所後，女主角擠進一台滿是男同學的電梯，可看出她身處的環境是以男性為主，沒有任何一個男同學為她按住開門鍵，而是她以搭配粉紅色毛衣而搽上鮮豔粉紅色指甲油的手攔住電梯門關上，這幕令人聯想到《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 1991) 中由茱蒂福斯特(Jodie Foster)所扮演的實習女探員，在人高馬大的一片陽剛氣息之中更顯嬌弱，但她臉上的滿滿自信絲毫未減。到達公司後，她脫下漂亮的格子大衣，換上專業的白色研究服，但腳上仍穿著粉紅色的高跟鞋，顯示她不為屈就於環境而將自己男性化的堅持。

會議桌上，男教授說著：「從普朗克到愛因斯坦，然後是波爾，開啓了量子力學的大門之後，現在量子力學還是有著非常大的問題、非常多的問題，其實都是很有意思的問題，所以這也是我這次要派給你們的課題。」他提到的著名學家皆為男性，隱約中似乎暗示著科學只能由男性進行的偏見，並企圖對在座的女主角造成無形的打壓。

量子力學在物質科學中，有著最成功但也是最弔詭的理論之稱，其後男同學們的討論，將量子力學的虛幻與不定性連結到他們對女性的偏見，在過去女性與感性被畫上等號，同時男性被認為較具有邏輯思考的能力，從男同學的談話：「量子力學最荒謬了，科學的基礎是實證，而不盡是一些虛幻的東西。」可以發現偏見使得他們拒絕接納不同觀點的事物，不願踏出舊時代的保守思維讓他們只能原地踏步，多數所形成的暴力讓偏見更加張狂。

受到言語打壓的女主角只能埋頭繼續研讀，男同事們則刻意孤立她互相討論，女主角難掩被排擠的失落感，卻也無能為力。

回到家中，女主角繼續努力看著架上的專業書籍，鏡頭同時帶到擺飾在旁邊架上的兩座優等獎盃，凸顯女主角在其專業上的優秀程度；坐在書桌前的女主角看著面前貼在牆上的明信片，

上面寫著「Now I' m Moving On」(現在我要繼續前進)，她在鏡中的倒影在顯示出一絲困惑後淺淺一笑地說：「低微度生物是無法理解世界全貌的。」指的明顯就是她的男同學們。

她奮力不懈地展開研究，而男同學們卻在研究室外八卦並冷嘲熱諷：「聽說她被男朋友趕出來，只好自己搬出來住耶。」「對啊，誰受得了她這個工作狂？」又繼續自視甚高地說：「她講的就是那些偏執的概念呀。」「我覺得女生根本不該來唸物理。」「跟你講，人的生理是無法改變的。」「對啊，她那打扮去當明星算了，何必來搶我們的飯碗？」他們完全否定她的專業能力、懷有高度的性別歧視，卻也透露出對於受到女性威脅的恐懼。

女主角再度自信滿滿地走出公司的電梯，在男同學面前與曾獲獎的女物理學家友好互動，男同學驚訝地交談。

男同學 A：「欸，那不是得過獎的物理學家嗎？」

男同學 B：「對啊，景薇芸怎麼會認識？」

他們在片中首度說出她的名字，顯示他們對她從原本的歧視態度，終於開始轉為平等的互相尊重，但男同學 B 還是帶有輕蔑之意地說：「景薇芸，妳居然認識她。」女主角則不以為意地說：「你說傅俐佳博士嗎？對啊，之前教授很喜歡我的論文，就把我推薦給她的研究團隊。」她同時在用粉餅補妝的動作，強烈表現出揚眉吐氣的反擊。

男同學 B 繼續輕蔑地問：「妳的論文怎麼會被看上啊？妳靠的是才華還是美色？」女主角則起身反擊：「如果你因為我的外表或性別而不把我的能力當作一回事，那你根本不是真正的科學家。」她雙手抱起書本準備離開時又說：「啊，還有一點，物理是絕對不能用二元對立論來研究的，你應該試著往這方面想，寫出來的論文才不會像現在這樣一塌糊塗。」她聰明地利用這個論點，影射男同學們的歧視，也是對他們欠缺專業的當頭棒喝。

女主角在黑板上寫下亦為本片片名的「Quantum Queen」(量子女王)，鏡頭帶到一旁她與傅俐佳博士的合照，在不停歇的粉筆聲中，代表女性征服了男性都駕馭不了的量子力學。

本片以生活化的方式，表現時至今日社會對於女性在某些被認為男性專精的專業上無法與男性並駕齊驅的偏見，導演明確地凸顯主角反而更勝其他男同學的反例，也以在同一專業領域獲得肯定的女教授來作為佐證，企圖導正社會以性別來看待職業的偏差既定概念，也有趣地說明美貌和能力絕對可能集於一身。

值得注意的是，並非所有男性皆為加害者，並非所有女性都是受害者，本片在背景設定上其實也受框架於一種典型、直觀式的偏見，這種表現方式可能會加深大眾對性別的偏見與歧視，產生一種只為女方說話的失衡感。影片呈現了歧視的表象，對於歧視生成的背景與原因較少著墨，因此也缺少了激發討論、與引導歧視思維轉變的種子。

《牛奶鍋》

喬治鏘

「請用你覺得適合的顏色，畫下醫生和護理師或董事長和秘書」

《牛奶鍋》的片頭用了這段文字，隨後則是受訪的街頭民眾，畫下他們心目中的職業區別，幾乎所有人都用藍色畫下男性醫師和董事長，女性則是紅色的護理師和秘書，只有一位女性受訪者用藍色畫下兩個皆為男性的董事長和秘書，顯示大眾對職業／職位和性別的刻板印象。

本片主角是一對夫妻，一開始鏡頭先跟著到市場買菜的妻子，巧遇的男性友人上前與她寒暄。友人看了林太挑選的菜色，詢問：「幹嘛？又要吃壽喜燒喔？」，林太放棄自己想吃的牛奶鍋，改依丈夫意見準備壽喜燒，卻絲毫沒有露出半點委屈或不悅，回答：「吃什麼不重要，大家開心就好。」，並且自詡為樂在其中的「賢妻良母」。這段對話單純地以晚餐的議題，帶出男主外女主內的刻板家庭角色，妻子想盡力扮演好自己家庭主婦的角色，卻也在一味討好丈夫的情況下讓自己在婚姻關係中處於劣勢。

一名男子也被一位女性訪問者攔下接受在片頭出現過的訪問。就像其他多數民眾，男子選擇用藍筆畫出男性醫生、用紅筆畫出女性護理師。

訪問者：「那可以請你簡單地描述這張圖嗎？」

男子：「這個是醫生，這個是護士。」

訪問者：「那為什麼會選擇這樣的顏色呢？」

男子：「藍色代表男性，紅色代表女性。」

訪問者：「所以這是一個男醫生和一個女護理師？」

男子：「對。」

訪問者：「然後這是你直覺的結果？」

男子：「對。」

訪問者：「那您可以跟我們談一下這個直覺嗎？它有什麼根據嗎？」

男子：「沒有耶，好像大家都這樣子用顏色，所以就是這樣子畫。」

訪問者：「那您覺得這當中可能包含著性別歧視嗎？」

男子：「應該沒有吧？對啊，因為我覺得男性比較適合當醫生，女性比較適合當護士，各司其職。」

訪問者：「當你直覺或主觀地認為某些職業應該搭配特定的性別的時候，這裡面可能就包含著你沒有察覺的性別歧視喔。」

男子：「可是我覺得這應該比較是能力的問題，男性比較有能力在外面賺錢，女性比較有能力在家裡面做家務。」

這段對話點出社會普遍對於職業的性別偏見，也就是對話中男主角所說的對於職業性別的「直覺」，在訪問者不斷追問下，男子最後說出「男主外、女主內」，顯示這種傳統價值觀依然存在於現今的社會中。

回到在市場與友人攀談的妻子，她說：「反正下次一定會做成牛奶鍋的啦。」友人則懷疑地回應：「我等著看喔。」鏡頭轉回訪問現場，女性訪問者問：「然後你覺得，這個不是性別歧視？」起初不知該如何回答的男子最後似乎心虛地說出：「不是。」對比之下，女性雖然在實質上仍處於劣勢，在心理上，男性才是真正的劣勢。

在兩段交錯的情節中，外出買菜的男性友人和探討性別歧視的女性訪問者，也都巧妙地顯示家庭角色和傳統價值觀已逐漸改變，只有大眾的刻板印象仍停滯不前。

妻子和受訪男子與他人的短暫交集，讓他們開始思考自己在家庭和社會中的角色是否應該作出調整及改變，回到家的妻子，意外發現丈夫正在下廚，而丈夫正是先前受訪的男子，妻子看到準備在餐桌上的牛奶鍋，感受到在婚姻中被同等重視的感覺，這也是丈夫不再將妻子作為家庭主婦視為理所當然的善意表示。

本片以半紀錄半劇情的方式，巧妙地讓兩個看似互不相關卻相輔相成的形式和支線，在最後作為驚喜轉折地交集，男性霸道專制、女性逆來順受的刻板印象被放大呈現，但理解和包容仍成為本片在性別差別觀念上的結論。

「男主外女主內」其實暗藏了一個在外工作比照顧家務更有價值的偏誤，但大多數人就如同片中的男主角，認為這只是一種單純的任務分配與天職所在，當我們認為一個性別「適合」擔任某個角色，同時也就有了該性別「不適合」勝任某項任務的想法產生。偏見不僅止於發生在女性身上，觀者可以思考如果訪問者換成男性，受訪者換成女性，結果會不會有差異？

《完美人妻 Perfect Women》

保溫冰

台灣的徵兵制，長久以來讓役男們叫苦連天，大呼男兒難為！《完美人妻 Perfect Women》緊扣此概念，推出「完美人妻召集令」這個逆向操作的策略，藉虛構，試以對現實拋出「責任」、「義務」、「醒覺」的詰問。

影片以一名女子收到召集令的微笑作為開場，那種輕盈、悅耳的背景音樂，單刀直入的道出「習以為常」，對自主意識的銷蝕，正是無聲無息的一種恐怖。

這破題是漂亮的。過程中，也的確動員不少演員，戮力經營了一個虛構而泛出黑色喜劇色澤的時空，帶有那麼一點《超完美嬌妻》的趣味。

沒錯，多數男人要當兵、要養家、約會要付帳，從男人高喊男女不平等這個視角，畫出一條對角線，激發出婦女自律、自持，乃至帶點自虐、扭曲的因應之道，便成就了本片最大的諷刺。

劇情脈絡上，多數女性的盲從，對比主角淑媛的自覺，還算鋪陳得可想而知。諸如：專制思想、軍事化管制，成功為本片營造出一層特有的語境。

可惜，再有眼的命義，都須依附在有效的技術層面上，以將主題打磨發亮。像有場戲淑媛與朋友坐於超商休息，男友突然出現在螢幕上，而兩位女演員視線落點又不甚一致，情境上的自圓其說，便略嫌便宜行事；另，部分對白的邏輯，可以再抓得清楚一點，比方：「我媽從小就告訴我。」應更正為：「從小我媽就告訴我。」

此外，女長官胸上的牌子寫著「游岡市」，不難想見編導有意延伸上一代重男輕女觀念的遺毒……此種文化價值操作乍看可以成立，但仔細想想，舊時代女性所面對的無力、無奈，與現今環境大不相同，硬要將「岡市」扣進這個虛設的時空裡，是略嫌乾澀、搔不到癢處的。

到了影片後段，淑媛奔跑於她被「罰跑」的操場跑道，從忿忿不平、到心力交瘁，編導對主角意志力的推進、昇華，張展出更有企圖心的力道，有國片《陽陽》的味道，表現不俗，唯攝剪可再處理得更細緻一點。

本片最可惜的地方，是沒有將「線」拉回對角的「原點」，即「男人也很命苦」，說穿了，在這個有女人疾呼「男女平等」，也大有男人抱怨「女男不平等」，各說各話的時代，任何事都不難找到一體兩面。譬如在「防治性騷擾」上，便罕見為保護男性而創的音像作品。

現在，假設《完美人妻 Perfect Women》可以借力使力，把結論巧妙扣回「男人責任也不少」這檔事上，或可釋出一種「以退為進」的包容性，男女共處，本是奠基於設身處地的雅量之上，而非角力或敵意。

即便《完美人妻 Perfect Women》這部世新大學團隊的學生作品，論使力點，有那麼一點用力過度，其反撲、反詰，更有待調整出一個更客觀的論述，卻也不掩其發人省思之處，當然，最值得肯定的，就是挑戰奇幻格局的膽識了。

《培德路 9 號》

保溫冰

《培德路 9 號》片名乍聽頗富人文氣息、引人遐想，好奇之下，我搜尋了一下，方知台中市培德路 9 號為台中監獄，「培得之聲」則是台中監獄的專屬電台。

開場，鏡頭便透過幾個唯美的鏡位，帶出一日將盡，播音員妍如和 Vivian 雖疲憊，倒也忙得充實，兩人閨蜜話家常，既是朋友，亦為從屬關係，通體散發出討喜的職人劇特色。

我們的女主角妍如顯然本身就是廣播人，她的口條極好，面對長官對待女性下屬的輕薄、輕視，她不慌不忙，從容應對。搞得執行長不得不大嘆：「靠！好犀利的一張嘴！」

《培德路 9 號》角色設定是聰明的，透過三大主要角色，切分出職場的三種階級、也是階段，某種角度更像三態循環。做好份內工作，就能得到公平的晉升機會，當然，一旦掌權爬上高位，或須面對的人性試煉也是無可避免——執行長就是一例。另一方面，諸如「女人為女人解圍」的小體貼、「女人開導女人」的小暖意，也可見編導將影片推向暖色系的匠心獨運。

作為一部人物簡單，敘事軸線清楚易懂的影片，我對它會有更多「層次感」上的期待，比方，當 Vivian 卸下耳機，說出：「真是太可憐了。」這句話，我本期待可以由她口中娓娓道出另一樁故事。可惜，最後 Vivian 以「在粉絲團上看到，有位粉絲被男朋友給甩了。」草率作結，未能抓緊廣播職人劇的有效元素，用大故事包覆一個小故事，互為表裡。設為按讚的粉絲，而非聽眾來電，那股互動的力道亦銳減許多，殊為可惜。

至於這位男執行長，除了偏好女色，也期待下屬「穿個套裝，性感小短裙」赴會廠商，在妍如口頭上，將之認定為「物化」女性，並狠狠教訓了男執行長幾句。可惜，「物化」來到劇情的這個環節上，止於幾句反駁，延伸意義相當有限。

錄音室的情境裡，拍得其實挺耐人尋味，執行長半途入侵女人談心的秘密基地，碰撞出一個主客對立的緊張關係，然而錄音室裡的打光，跟主位、客座，卻微妙釋發出一股巾幗不讓鬚眉的氣勢。

妍如和 Vivian 兩女的啟蒙關係似可加強深描，妍如與冥頑不靈執行長的緊張關係則沒有解除——不過這倒也充分反映現實，瓦解歧視並非一朝一夕可成。

此外，諸如佈景、鏡位、對白設計，多少有可再提升、改進之處，比方事件的揀選上，或可區隔一下廣播生態與一般辦公生態的差異。

至於，後段指出妍如是位同性戀者，陡然拉出一個「請尊重多元性別」的副標，來得又快又急，力道未能及時加滿油，只能算聊備一格，殊為可惜。

片尾 Vivian 搞定節目後製，錄音檔再度傳出「十月十一號，國際女童日」之首尾呼應，兩個女人，一老練一青澀，終於順利下班，一日將盡的小風小雨，卻也暗潮湧地映寫出職場歧視現況。依事發區間之於它所覆蓋的命題，《培德路 9 號》還算舉重若輕，以住址為片名，亦有意無意隱喻出這種性別偏見，可能發生在任何一個住址，整體來看顯得清新、抒情，就可惜拍得稍嫌方正、保守了點。

《索求》

保溫冰

圖書館發生過愛情故事，太多太多！可以是日片《情書》裡的青澀邂逅，可以是《楚門的世界》偷偷傳遞的秘密紙條.....

《索求》影片一開始，我們聽到旁白女聲是這麼說的：「我曾以為，每個故事的公主，都可以遇到屬於她的王子.....」女孩款款深情的語調，襯著視覺感別出心裁的片頭字幕，「索」、「求」二字的拉扯，一語雙關道出愛情裡矛盾的本質。影片裡，無所不在的繩索意象，也映照著愛情的一體兩面，可以懸掛美好回憶的照片，也可能是無止境的綑綁、困纏，交織一場讓女孩揮之不去的噩夢！

這個富詩意的破題法，伴隨著男孩粗暴、蠻橫的佔有慾，對照女孩的無力、困頓，中段幾個奔逃、跌倒後的時空錯接法，處理得還算吸睛，

可惜的是，本片倚重「意象的穿越」，劇情鋪陳又表現得不夠從容，剪接、轉場則不太流暢，新人演員失之僵硬等問題亦在所難免，旁白則有過分拗口的小問題，比方：「襲奪我的自由。」

順著劇情看下來，比較饒富趣味的一場戲，是女主角沒有勇氣掙脫男方，再與他約見「老地方」，而該處所竟是一個陰暗的地下長廊。至此，「老地方」一詞衍生的雙重功能，堪稱高竿，一方面提喻出那個親密暴力的慣性，一方面又營造出女方毅然攤牌後的緊張氣氛。

要不要回到老地方？選擇權終究在自己手裡。我們都看過太多太多難以果決斷捨的怨偶，一次又一次承受著高壓關係的煎熬，《索求》示範了如何走出繩索綑綁，勇敢面對傷口的普世課題，此外，也勇敢袒露出自身的失落。

片尾，浴火重生後的女主角回到那個當初兩人邂逅的地方：圖書館，當觀眾拭目以待女主角會不會盼到另一個新好男人.....編導給我們的答案是：「沒有。」這答覆無所謂好或不好，更多時候，一個人也很好；不過，電影收束畫面，不是女主角轉彎消失於鏡頭外，而是落在她面貼牆壁的一瞬，這是技術失誤或意有所指，恕我抓不太到頭緒。

除了愛情常造訪圖書館，這更是一個提供「平等」舒緩流通的空間，猶記電影《費城》裡，黑人律師決定為白人同志辯護，便是在洋溢肅穆、莊重氛圍的圖書館空間裡。可見，踏入這個場域，不論男女老少，皆須遵守館規，一如走入情感關係裡，無所謂高下、強弱，有的是為共處而付出的尊重。愛情世界本是座公立圖書館，要借出、歸還、研讀、借鏡的，終究還有很多很多。

我發現這次包括未得獎作品在內，有不少影片涉及親密暴力議題，偏偏「殘暴」在資源有限的微電影領域，最是考驗演員，於是難免有「出拳不到肉」的尷尬表演。因此，我建議影像創作者或可將親密暴力的形式，以更符號性、意象化的方向發展，說不定能覓得另一番美學風景！

《愛。重來》

喬治鏘

一臉哀傷的丈夫看著不省人事的妻子，《愛。重來》的片頭打上「故事的真正開始」，帶領觀眾回溯到故事的開端。

夫妻坐在餐桌上用餐，丈夫不耐地看著妻子，到了床上依然冷漠以對；妻子坐在客廳苦苦等候丈夫，企圖與丈夫和樂互動，卻演變成怨懟相向。他們逐漸貌合神離、爭吵不休，丈夫甚至出手傷害妻子，再也無法忍受到忽視及家暴的妻子採取極端手段，試著找回丈夫的關注，卻換來更多身體上的傷痕，直到妻子企圖服藥自殺，丈夫才後悔莫及。

本片使用完全沒有對白、只靠字卡和影像的呈現方式，來純粹地表現始終存在於社會中的家庭暴力，因為在生理上處於弱勢，家暴的受害者幾乎都是女性，如同《與敵人共枕》(*Sleeping with the Enemy* , 1991) 中由茱莉亞羅勃茲 (Julia Roberts) 所飾演的妻子，因受到丈夫囚禁並不斷予以施暴而遠走高飛隱姓埋名，或是在由珍妮佛洛佩茲 (Jennifer Lopez) 主演的《追情殺手》(*Enough* , 2002) 中帶著幼子逃離家暴的妻子，但不如這兩部電影中的主角採取邁向新生和自衛反擊，《愛。重來》中妻子卻是用消極的自殘方式表示抗議。

中間回到片頭躺在床上的妻子，她已企圖自殺不省人事，畫面上出現「如果」，影片則像倒帶般，讓所有拳打腳踢和冷漠對待得以收回，回到妻子一樣躺著的時候，卻是在沙發客廳上安睡著等待丈夫，一切也都得以重新來過。

磨合期時的回饋，可以是丈夫將妻子喚醒的輕輕一吻，讓妻子的付出受到相等的回報；丈夫在餐桌上用分享幽默感取代原本的不耐，不僅讓妻子從善意的舉動中感受到被在乎，也讓洗手作羹湯的付出顯得值得，妻子和丈夫能夠互相表達感謝之意；親密接觸是增進感情的重要一環，也是人性中的基本需求；加上一起玩樂、分享愛等等，這些都讓一段婚姻關係更加深厚穩固。

不省人事的妻子像是奇蹟般地甦醒，倒帶重來的畫面原來只是丈夫悔不當初的想像，妻子看到為自己焦急傷心的丈夫感到困惑又感動，丈夫上前抱住妻子，獲得重新開始、令彼此獲得幸福的機會，這也能讓人聯想到在由亞當山德勒 (Adam Sandler) 主演的《命運好好玩》(*Click* , 2006) 中，一心貪圖方便和名利而錯失與家人共度時光的主角，最終坐擁財富卻孑然一身而後悔莫及，一切其實是命運之神給他的一門教訓，令他在獲得重新來過的機會時，能做出不僅對家人、更是對自己最好的決定。

《愛。重來》的拍攝手法雖稍嫌粗糙，表演說服力不足，但它以和《命運好好玩》同樣的特別手法來宣導終結家暴的重要性，希望在無法重來的現實中，女性不會繼續在婚姻中成為受害者，男性也能懂得如何付出愛和關懷，讓所有無法挽回的悲慘結果都不再發生，這絕對是讓社會變得更美好的重要關鍵。

《不，歧視存在》

喬治鏘

《不，歧視存在》開始於敲打在地板上的高跟鞋聲，一名女員工與女上司互道早安；男老闆此時也出現，使用權力向女員工作出不合理的加班要求，甚至可能懷有不當企圖，還對其作出肢體碰觸的輕浮舉動，完全不給女員工拒絕的餘地，女上司則試著為女員工解圍。

女上司：「老闆，有什麼急需處理的事情，我想我可以來為您代為處理。」

男老闆：「你啊...我家衣服很多，你是洗衣板，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幫我洗衣服啦。」

這段情節可看出女上司勤奮又積極，並非常瞭解如何解決女性在職場上受到騷擾時的困境，但對於老闆對於自己身體作出的人身攻擊，依然只能忍氣吞聲。

女上司深具自信地在會議上呈現自己的提案，卻被另一位男主管用台語的不雅字眼大聲斥責。

男同事：「啊你是在衝三小啊？你們女人啊，那個圖跟數據都亂畫啦，是在幹嘛？打算要亂搞是不是？」

女上司：「謝謝林副理的指教，我會再研究。」

女上司突然摸著肚子感到不適，一旁的男員工好意問候，女上司卻繼續保持專業形象隱忍痛楚。雖然心懷不甘，女上司卻還是為了維持場面而隱忍，用軟姿態來委屈求全，即使身體不適依然逞強，情節雖然很刻意，卻清楚凸顯出女性在職場上遭到騷擾或霸凌的歧視。

男女員工私下交談時，提到公司中發生的不當待遇。

女員工：「那時候我跟老闆在電梯裡面，然後他的手就突然伸向我屁股。」

男員工：「你怎麼不反擊？」

女員工：「還不是為了錢，我不像你，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只能忍受那些老頭子對我毛手毛腳，說出去都還沒有人會幫我說話。」

對於在公司所受到的騷擾與歧視，男同事提議可以到性平會進行投訴，沒想到女員工回答：「投訴？怎麼可能？就算贏了工作也都輸啦。」

女員工為了保住工作繼續生活，只能繼續隱忍老闆的性騷擾，男員工建議的性平會或許能幫女員工伸張正義，卻無法可能提供女員工繼續工作的保障，顯示女性在職場上難以翻身、只能逆來順受的消極處境。

男老闆看到男員工的長髮，則是怒斥並命令他馬上剪掉，完全不顧他為了幫助癌症病人的善意出發點，甚至再度以這個話題回到對女性(和性向)的歧視，也顯示在男性主導的公司裡，

女性難以獲得升遷的劣勢。本片不只探討性別，反而比較像是描述在由「男性化」主導的公司裡，所有具「女性化」特質的個體所遭受的壓迫與無法翻身的處境。

發現自己懷孕的女上司不甘自己長久以來的努力會因而化為烏有，在得知男員工離職後，硬要將原本由他負責的案子一手扛下，而先前就曾出言不遜的男主管則繼續惡言相向，女上司被女員工看出懷有身孕，卻為了升遷而不顧公司內部的強大壓力對自己造成的身心傷害。

其實女性在職場上被霸凌並不僅只來自於男性上司或同事，在美國已故名導麥克尼柯斯的《上班女郎》中，女主角的上司亦為女性，卻仍想將她的構想佔為己有，相較之下，本片中的情節過於刻板化，如同《牛奶鍋》中的訪問，如果大眾存有男性該當醫生、女性該當護士的歧視，本片也有男性是霸凌者、女性（或女性化的男性）是受害者的過當偏見。過於簡化男性與女性的立場依舊是一種無可避免的詬病，這點在《Quantum Queen》中也很明顯，可見時下電影創作者仍無法跳脫簡化角色與人性的框架。

再者，為了宣導女性別因工作而犧牲生命中真正寶貴事物的觀念，以及達到凸顯女性在職場上被騷擾霸凌常見弱勢的目的，本片的表演和劇情顯得過於誇張刻意。歧視是自古至今皆存在人類社會中的一個現象，許多少數族群爭取已久，將這種現象降到最低，或許除了瞭解這是無可避免的以外，還能期待人人都能平等的一天。

《性別·平不平》

許仲琛

微電影畫面在兩位景美女中播報員清晰流暢的播報聲調中展開，語調稍快的播報速度與節奏感明顯的背景音樂，將全片定調在一個「效率與理性」的論壇氛圍中，影片段落安排更是藉由「論點提出、情境舉例與總結」，提出法律上性別平等或許已獲得形式上的正義，然而若拆解日常生活片段，則可發現性別偏見與歧視觀念仍隱藏在我們的言語與行動之中，跟隨本片播報員以旁觀者視角拉遠距離，便會發現這些隱隱形塑社會氛圍的歧視因子。

隨著播報員對鏡頭說出「請看」，畫面來到辯論社的辯論比賽現場，單從辯論主題：「我國對於醫療過失應採無過失責任」看不出與性別議題的關聯，原來從醫療延伸至「醫生=男性的職業」，此段情境劇其實是希望傳達關於職業的性別刻板印象。

「歧視」不一定是刻意而為所造成的，因為人通常是以過去累積的經驗來判斷當下發生的情境。2013 年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的調查顯示，女醫師在台灣執業醫師中占 16.7% 的比例，因此在台灣看病大約有六分之五的機率會遇到男醫師，在某些職業仍處於男女比例失衡的當代社會，如何扭轉民眾的過往經驗，讓人們對於不同性別抱持著同等的職業期待，大概是達成友善性別職場就業的關鍵課題。

影片的第二個情境來到放學後，女學生原本放鬆地坐進副駕駛座，卻迎來爸爸劈頭一句：「女孩子家坐沒坐相」，這句針對「女孩子」的坐相要求，引起女學生連續翻了兩個白眼並戴上耳機，面對社會上根深柢固與種種早已讓人習以為常的性別偏見，或許翻白眼是多數女性會選擇的一種沉默抵抗，女孩與少女懂得表達，進入社會的女性則更多把忍耐視為一種必須的能力，可惜本情境以類似寓言故事的方式處理，並未在影片中讓女學生為性別偏見挺身平反。

最後的情境例子，以男老師向學生宣布下學期請育嬰假為起頭，學生分別議論紛紛：「男生也可以請育嬰假喔？」，也有學生提出：為什麼太太不請育嬰假？引起議論代表「男性請育嬰假」在台灣社會仍不普遍，「為什麼太太不請育嬰假？」顯露出照顧責任被視為是母親的責任，以及女性在職場上仍面臨生育歧視。育嬰為父母雙方的共同責任，傳統男主外女主內價值觀，使的照顧責任多由女方承擔，即便現代社會許多女性擁有工作能力，當一個雙薪家庭決定踏入養育兒女的階段，女性不是被認為應當犧牲工作，就是必須蠟燭兩頭燒同時兼顧事業與家庭，傳統承擔家務照顧責任的「賢內助」角色，間接也限制了女性在職業發展與自我實現上的其他可能。

以「性別，平不平」破題，並將觀點透過播音員直接傳遞給觀眾，是一部文字密度高、並偏向教育論述的作品，然而藉由中間三段情境劇穿插，讓觀眾在觀看的同時亦回想起自身經驗，對於創作者欲傳達的「日常生活中的性別偏見」主題，成功達到了加分與教育的效果。

《花落》

許仲琛

院線電影中的「青少年青澀戀情」談的多是青春浪漫的小情小愛，現實生活中的濃情密意可就不見得這麼容易可以全身而退！《花落》以清新戀情作為切入點，引出「青少年性行為」及「青少年懷孕」的隱憂，最後措手不及的來一計回馬槍，寫實的就像真實人生一樣，不到最後一刻都不知道結果！

影片開始，便以女孩晃著、晃著的腳步透露無憂的青春氣息，和男孩糾纏的手指、眼神讓人一眼望穿濃烈的難捨難離，畫面處理上，刻意讓女孩和男孩沐浴在柔和的色調裡，象徵美好戀情就像和煦的太陽一樣溫暖人心，就像《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下的副標題：「You're The Apple Of My Eye」，我的眼裡和心中都只有你，只會有你。

直到女孩拉著男孩的手一步步往某處奔去，畫面慢動作播映，女孩的臉上也浮現迫不及待又惴惴不安的神情，男孩滿臉茫然的一路被帶進廁所，「你要幹麻，你要幹麻？你要幹麻！」女孩帶領著男孩跨越了性愛的藩籬。沒錯，劇情的編排上又再一次劃破了傳統上「女生主動就是隨便」的刻板印象，女孩子主動已經不是議題，重要的是他們是否都忠於自己的感受？是不是已經具有身體自主的能力？能不能分辨什麼是自己真正想做的、能做的？當然，無論男女，每個人的身體都並非「禁止越界」的禁區，我們期望的是青少年在發生性行為的當下已經具有身體自主的意識。

牆上的花謝了、落了，究竟悼念的是逝去的青春，還是愛情？「所以你現在是要我放棄，好不容易才申請到的獎學金，你這樣等於要我一輩子就在這裡！」，顯然男孩仍認為照顧孩子是母親的責任，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角色指定和分配，界定了身為女人的「天職」，不僅要承擔賢內助的角色，也應該要生小孩、照顧孩子，更限制了女人在公共領域的發展，「親職等於母職」是文化中長期壓迫女性的根源。

男孩變本加厲的脫口而出：「小孩也有可能是別人的！」，更是顯露出隱藏在性別歧視下的情感暴力。男性在先天上較女性衝動性高，而女生在情感上較細膩，正好可以控管衝動，不會貿然行事，往往這句殘暴的話語總會刺痛身為女人的無奈心情，每一個女人都沒有必要讓父權恣意傷害，每一個人都有義務終止這種父權暴力。

影片的最後一幕兩人分開，女孩一口喝下原以為是尿液的液體，桌上的驗孕棒也顯示了女孩對於男孩的不信任，讓人不禁想起由「頑 GAME」所發布的熱門影片：一位女孩假裝懷孕想看看男友的真實反應，沒想到男友當場求婚，事件有了美好結局。但，這就是女人要的吗？許多女性認為有了孩子就可以留住愛情，必然能夠創造美好未來，其實也間接的顯示女人在先天上仍認為需要倚靠男性的垂憐，將孩子當作籌碼，賭上自己的人生。影片的最後投下一枚震撼彈，觀影者的心理也自有不同評斷。

整部微電影以平實的節奏、柔和的畫面處理，反而更加凸顯男女雙方在面臨各自對立的主張時，仍會因為傳統觀念而顯現潛在的不平等議題，這些傷害能不能不要發生？沉重的帶出了一連串值得反思的社會問題。

《一張桌子·兩個故事》

許仲琛

桌前兩位女生似乎有點不知如何開啟話題，各自專注於手上的食物，畫面左方的女生抹著大紅色的指甲油與唇膏，兩隻手肘靠著椅子扶手搭配翹腳坐姿，呈現一股自信與凌人之感；畫面右側的女生留著齊瀏海與捲髮，包包安放於腿上，眼神視線則不離手中正在喝著的飲料，終於手機傳來訊息通知開啟了兩女的話題。

強勢的 A 女率先開啟話題：「你看，我男朋友又幫我訂衣服了耶」，並在話語中強調男朋友「自動自發」體貼入微的舉動，在 B 女羨慕眼神的鼓勵下，A 女繼續舉例男友於重要紀念日預定餐廳、配合女友口味辣炒年糕不加辣、以及生理期主動奉上紅豆湯等等無可挑剔的「貼心」舉動，可以發現 A 女的敘述皆以「你知道嗎？」作為開頭，顯見一種「希望得到認同並獲得羨慕」的說話目的。

短片接著來到 A 女與男友相處的「真實情況」，原來 A 女在情感關係中不改強勢本性，前面敘述男友的「貼心」舉動都是出於半強迫，此片段收音也刻意安排，放大了關係中 A 女的主導地位，以及不斷被提醒、指責與嫌棄，失去發聲權的男朋友角色。觀眾可以思考為什麼 A 女的描述與真實情況反差如此巨大，從近期流行的「廢物女友、崩潰男友」Line 貼圖，可以發現在主流媒體帶動社會風氣之下，「享有被服務的特權」似乎是女性在情感關係中具有性別優勢，只要學會撒嬌、生氣、鬧脾氣，男朋友就會解決一切；然而這樣的感情觀，卻也讓女性落入了類似寵物一般的角色框架，忽略了在情感關係中，雙方應相互尊重並培養相處的默契，而不是藉由模仿主流媒體型塑的「理想情侶」就會獲得幸福。

影片中略屬圓潤身材的 B 女，遭受男友句句嘲諷：「你是豬嘛！」，後段更直言她「要臉沒臉，要身材沒身材，帶出去怎麼看阿？」。在以男性價值觀為主流的社會，女性比起男性更容易因為外貌而受到歧視，這樣的歧視不僅發生於男性對女性之間，甚至也發生在同性之間，聽完 B 女不斷著墨於身材的情侶相處情況，A 女略帶鄙夷地看著談話間一直吃著鬆餅的 B 女，語意深長地問了一句：「好吃嗎？」，原來身材議題已不再是男性專屬對女性的歧視，這也讓綑綁於女性身上的外貌歧視更加難以掙脫。

影片中的兩位女性，A 女以「理想型男友」的框架看待自身情感關係，B 女因身材產生的自卑感，合理化與美化男朋友對自己的歧視，兩女在情感關係中 A 女處於強勢方，B 女則處在弱勢地位，然而兩人都對這樣的相處模式感到不滿意。追根究柢強勢不代表掌握了幸福主導權，逆來順受的弱勢也無法為自己爭取平等的情感關係。

原本屬於私領域的感情相處，在女性友人聊天談心的桌子上，卻成為了一種「不可以輸」、以及不斷引起「羨慕與比較心態」的籌碼；最終藉由兩女同時看像拍攝鏡頭，戳破雙方在一個「被觀看、被衡量」的狀態下，表演出一種連自己都無法說服的口是心非，與幸福的假象。